

星期三的战争

THE WEDNESDAY WARS

(美) 加里·施密特 著 高雪莲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THE WEDNESDAY WARS

星期三的战争

(美) 加里·施密特 著 高雪莲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期三的战争 / (美) 加里·施密特著; 高雪莲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06-7113-9

I. ①星… II. ①加… ②高…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300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6-193

THE WEDNESDAY WARS by Gary D. Schmidt

Copyright © 2007 by Gary D. Schmid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larion Books,
an imprint of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星期三的战争

(美) 加里·施密特

高雪莲 译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方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发行方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郭瑛 刘嘉悦

特邀编辑 杜益萍 秦方

装帧设计 朱琳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180千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06-7113-9

定价 29.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献给萨莉·布尔塞伊斯和卡米尔·德·布尔，
以及维尼角所有温柔的心灵，
是他们凭借关怀、智慧和爱，把孩子和书带到了一起

contents

目 录

九 月	1
十 月	23
十一月	49
十二月	75
一 月	103
二 月	131
三 月	157
四 月	185
五 月	209
六 月	237

九月

卡米洛初中七年级，有一个孩子让贝克夫人恨得咬牙切齿。

那就是我。

可我跟你说，那与我的所作所为根本无关。

如果她恨的是道格·斯维塔克，倒还说得通。

道格·斯维塔克曾经编过让老师恨你的四百一十种方法。第一条是“在她的讲桌抽屉里喷上除臭喷雾”，接下来的越来越可怕。非常可怕。我想大概在第一百六十七条吧，已经开始违法了。你不会想知道第四百条是什么，更别提第四百一十条了。这么说吧，干了那些事的孩子，就等于把自己送往纽约偏僻的少年管教所，那里如此偏远，你会再也见不到他们。

去年，道格·斯维塔克对西曼夫人试行了第六条，关键词如下：箭牌口香糖，教师饮水机（就在教师休息室外），

还有西曼夫人用的波利尼西亚浓缩果汁染发剂。他成功了，芒果色的染发剂喷到西曼夫人的脸上，整整一天痕迹都在，接着是第二天，第三天——直到，我猜，那些染色的皮肤细胞消失。

道格·斯维塔克被怀疑了整整两个星期。他走之前说，明年要试一下第一百六十六条，看看他们得花多少时间才能查出来。

在他回来的前一天，校长在早间广播里宣布，西曼夫人已接受调令，“调到行政管理办公室”。我们本应该去给她道喜的，可没办法，因为她几乎不踏出办公室半步。甚至课间休息，轮到她不得不去操场看护学生的时候，她也会和我们保持距离。稍微离近点，她就会马上戴上一顶塑料雨帽。

面对一个用雨帽遮住满脑袋波利尼西亚浓缩果汁色头发的人，要说恭喜可不容易。

明白了吧？这就是那种叫老师恨你的方法。

可问题是，我从来没干过这样的事。从来没有。我甚至一直都和道格·斯维塔克保持很远的距离，这样当他决定实施第一百六十六条时，别人就没有理由来责怪我。

可这无关紧要。贝克夫人就是恨我。她痛恨我胜过西曼夫人痛恨道格·斯维塔克。

那是个星期一，七年级开学的第一天，她开始点名——从中不仅可以知道班上有哪些人，还能得知每个人住在哪里。如果你的姓以“贝格”“佐格”或者“斯汀”结尾，那你就住在北边，而以“埃利”“伊尼”或者“奥”结尾的话，就是住在南边。中间分界线是李氏大道，走出卡米洛初中沿着

李氏大道，穿过主大街路口，路过麦可灵大药房、戈德曼蛋糕坊和五元十元杂货店，再过一个路口，经过公共图书馆和另一个路口后，就到我家了——正好在镇中心，这是我爸发现的。既不偏北，也不偏南，正好在中间。“真是座完美的房子。”他说。

但且不论是否完美，住在镇中心可不是件易事。星期六早上，北边的人都要去伯特利教堂；下午，南边的人都聚集在圣埃德伯特教堂——这个教堂已经相当现代，不像过去那样，一大早就把教区居民叫醒。接着是星期天早上，我们一家人要赶个大早去圣安德鲁长老会^①教堂，听麦克莱伦牧师布道，他老得都可以认识摩西了。总之，整个周末，就只剩星期天下午才能组起一支棒球队。

这也还算不上什么。更难熬的是星期三下午，一到一点四十五分，我的一半同学就要去伯特利教堂的希伯来人学校；一点五十五分，另一半同学又要去圣埃德伯特教堂做教义问答。这样就只剩下了长老会教徒——以前还有三个人。可去年夏天，本·卡明因为老爸要去格罗顿工作搬到了康涅狄格州；伊安·麦克阿李斯特也因为老爸不再担任圣安德鲁教堂的牧师而搬去了勃朗克西。（因此我们不得不接受麦克莱伦牧师，他大概会管以赛亚叫好哥们儿吧。）

于是现在，做一个长老会教徒，简直是种灾难——每到星期三下午，只剩下一个学生了。

就是我。

^① 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前文中的圣埃德伯特教堂是天主教教堂，伯特利教堂是犹太教堂。

我想贝克夫人点到我的名字时，一定心存疑虑。她的声音变得有点沙哑，好像我的名字中藏着什么密码。

“霍林·胡佛。”她念道。

“到。”我举起手。

“胡佛。”

“是的。”

贝克夫人坐到了讲桌边上。这是种不祥的暗示，因为学校里有规定，老师不可以坐在讲桌边。

“胡佛，”她平静地说，然后思考片刻，“你们家去伯特利教堂吗？”

我摇摇头。

“那圣埃德伯特教堂呢？”她似乎抱着一线希望。

我又摇了摇头。

“这么说，星期三下午你既不去希伯来人学校，也不参加教义问答？”

我点点头。

“那你就和我待在一起。”

“我猜。”我说。

贝克夫人狠狠地瞪着我，好像翻了个白眼。“‘猜’在这里用作不及物动词是错误的，你不应该断句，而应该说完整，比如‘我猜星期三下午会很忙’。”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她恨我。那种表情在她脸上蔓延开来，就像太阳在瞬间消失，要等到明年六月才会再次升起一样。

很可能我的表情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我有种快要呕

吐的感觉——冒着冷汗，肚子里翻江倒海，我希望——真的希望——开学第一天老妈做的不是火腿、奶酪和西兰花鸡蛋饼，而是我更想要的麦片，那样就可以更轻松地把吐出来，而且不是黄色的，至少不会那么恶心。

即使贝克夫人有同样的感觉，她也不会表现出来。她低下头，继续念着名单。“黄麦琪。”看见黄麦琪举起了手，她点了点头。再次低头时，她先瞟了我一眼，而且真的翻了个白眼。她继续念名单，“丹尼·哈普佛。”边念边抬头寻找丹尼举起的手，再看我一眼。“梅丽尔·李·卡瓦斯基。”她寻找梅丽尔·李的手，接着又看我。每次抬头寻找别人时，她都会瞟我一眼。之所以一直盯着我，是因为她恨我入骨。

那天下午，我慢慢走回我家那所完美的房子。不用抬头看我都能找到家，因为从人行道开始就与别处截然不同了。忽然之间，所有的地砖都变得洁白无瑕、完美无缺，连一条裂缝都没有，真的一条也没有。地砖铺成的甬道两旁种满了盛开着粉色和白色花朵的杜鹃，整整齐齐地向前延伸。终点正是那完美房子的门廊，登上三级台阶——和街上的其他房子一样——眼前便是这座殖民地风格的两层建筑，每一面各两扇窗户，二楼有两个天窗。这座房子比街上的其他房子更加干净，因为我老爸每两年都要刷一次墙，刷到雪白，仿铝制黑色百叶窗和铝制纱门，永远反射着柔和的光芒，绝不会在你打开时吱吱作响。

回到家，我把书本都扔到楼梯上，然后喊着：“妈。”

我想弄点吃的。一块奶油夹心蛋糕还不错。再来一杯巧

克力奶，巧克力要比奶多。然后再来一块夹心蛋糕。吃下这么多甜食之后，我觉得该想个办法，看看怎么和贝克夫人一起度过九个月。除此之外，我也没什么好挂念的了。

“妈。”我又喊了一声。

我穿过完美的客厅，这里没人坐过，因为所有的坐垫都用干净的硬塑料布盖起来了。一进来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商店里的陈列品，真是太完美了。地毯好像从未被踩过——事实也基本如此，窗户边的小三角钢琴也好像从没有人弹过——确实没有，因为我们谁也不会弹。若是有人进来，敲一敲琴键，闻一闻假热带花，或者站在亮堂堂的镜子前整一整领带，肯定会对这由胡佛设计协会的设计师倾力打造的完美生活印象深刻。

老妈在厨房里，一边往窗户外扇风，一边忙着把香烟灭掉。她抽烟不能让我知道，因为担心我会说出去，尽管其实我并不打算告诉老爸。

这时我有了一个主意，虽然还没吃奶油夹心蛋糕。

在和贝克夫人的战争中，我必须得有个盟友。

“开学第一天怎么样？”妈妈问。

“妈，”我说，“贝克夫人对我恨之人骨。”

“不会的。”她关上了窗户。

“是真的。”

“贝克夫人都不了解你。”

“妈，并不是先了解，才能恨的。有些人不需要坐下来长聊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恨一个人。恨就是恨。贝克夫人就是这样的。”

“贝克夫人是个好人，肯定不会恨你。”

大人们为什么都这么说话呢？他们生下第一个孩子时，身上的某种基因就启动了，紧接着，这种话就会源源不断地从嘴里冒出来。他们好像根本没发现你说的是母语，也不觉得应该去理解你说的事情，而是像提线木偶，或者坏掉的唱片，总是滔滔不绝地重复着那几句话。

我猜他们真的无法控制自己。

晚饭过后，我到书房去寻找新盟友。

“爸，贝克夫人恨我入骨。”

“你没看到电视上正在播沃尔特·克朗凯特^①的节目吗？”他说。

于是我们一起看沃尔特·克朗凯特播报的节目，直到CBS台的广告播起来。

“爸，贝克夫人恨我入骨。”

“你做什么了？”

“什么也没做。她就是恨我。”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恨你入骨的。你到底做什么了？”

“什么也没做。”

“她是叫贝蒂·贝克吗？”

“大概吧。”

“就是贝克家族的那个贝蒂·贝克？”

看到了吧，这就是我所说的基因。他们完全不明白你讲话的重点在哪儿。

^①美国著名记者，曾任CBS电视台晚间新闻主播。

“可能是吧。”我说。

“就是经营贝克运动商城的贝克家族？”

“爸，她恨我入骨。”

“贝克运动商城正要挑选设计公司来设计他们的新大厦，胡佛设计协会也在最终候选的三家名单之列。”

“爸……”

“霍林，你到底做了什么可能会让贝克夫人恨你入骨？这会让贝克家族的其他成员讨厌胡佛这个姓氏，然后贝克运动商城就会选择其他设计公司，这样胡佛设计协会的生意就泡汤了，我们会破产，全国若干家信贷机构就会派人过来，站在咱家门廊里，抱着一大堆写满法律术语的文件——全都是坏消息——于是胡佛设计协会就不存在了，我退休后你也别想继承我的事业了。”

虽然现在我胃里的火腿、奶酪和西兰花鸡蛋饼已经所剩无几，可我又开始想吐了。

“没那么夸张吧。”我说。

“你试试看。”他说。

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盟友。

只剩姐姐了。要拉姐姐入伙，就像要求新斯科舍省^①和你结盟去打仗一样。

可我还是敲了敲她的门。她房间里正大声放着门基乐队的音乐。

她打开门站在那儿，双手叉腰。唇膏的颜色就像崭新的

^① 加拿大东部的省份，狭小，人口稀少。

消防车一样。

“贝克夫人恨我入骨。”我说。

“我也是。”她说。

“我需要你的帮助。”

“去找妈妈吧。”

“她说贝克夫人没有恨我。”

“那去找爸爸。”

一阵沉默——如果这算沉默的话，因为门基乐队的音乐还在震耳欲聋。

“噢，”她说，“会影响他做生意，对不对？所以他不打算帮这个要继承胡佛设计协会的儿子。”

“我该怎么办？”

“我要是你，就直奔加利福尼亚去。”她说。

“你可以再试一次。”

她靠在门上。“贝克夫人恨你，对吗？”

我点点头。

“那么，霍林，你可以试着干点什么，让她真的恨你入骨。”

然后她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我又看了一遍《金银岛》，不是吹牛，这本书我已经看了四遍，《绑架》和《黑箭》我也各看了两遍。我甚至磕磕绊绊地看了一部分《艾凡赫》，直到发现《野性的呼唤》要好看很多。

我直接翻到吉姆·霍金斯抢夺伊斯帕尼奥拉号的那一段，他爬到桅杆顶端，伊斯莱尔·汉兹朝他爬过来，嘴里衔着一

把短剑。而吉姆却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有两把手枪，对付一把短剑绰绰有余，伊斯莱尔·汉兹很快就屈服了。“看来我不得不放弃了，尽管这难以让人接受。”汉兹说。我想那时他一定对吉姆恨之入骨。吉姆笑了，知道自己战胜了对手。这是一场胆识之争。

但是后来，伊斯莱尔·汉兹扔出了短剑，却戏剧性地救了吉姆一命。

我可不想只指望好运气。

星期二一整天，贝克夫人一直盯着我，就像要把我置于死地一般——正如伊斯莱尔·汉兹对吉姆·霍金斯做的那样。

早上一到学校就开始了。我从更衣室出来，朝课桌走过去时，正好撞到她盯着我的目光。

顺便一提，你可能会奇怪七年级的教室居然还有更衣室，让我告诉你吧，这并非因为我们年龄不够大，不能用走廊里的柜子，而是由于卡米洛初中以前是所小学，后来旁边新盖了小学校舍，以厨房走廊相连，小学旧址就变成了中学。于是，七年级所在的三楼教室里，全都有更衣室供我们放东西——虽然现在已经是一九六七年，城里其他七年级学生都使用储物柜。

我从更衣室出来，正好撞见贝克夫人盯着我的目光。她身体前倾，好像在讲桌里找东西。鬼鬼祟祟。

就要坐下时，我忽然意识到：我的桌子一定已经被她设了饵雷——就像弗林特船长^①干的那样。这一刻我预见到了未

^① 《金银岛》中海盗船的船长。

来——麦克莱伦牧师有时会提到这种事，即将遭遇灾难时，上帝会给你一些提示，如果听从就能存活下来，否则，你就完了。

我看了看桌子，并没有发现什么地雷引线，可能没有炸弹吧。我又检查了一下螺丝，都还在，这样坐下时也不会摔倒了。

说不定桌子里面有东西。一种可怕的东西。特别恶心的东西。八年级生物实验课上学期留下来的东西。

我再次看了贝克夫人一眼。她的视线已经移开，唇角似笑非笑。真的。非常邪恶。

于是我请梅丽尔·李·卡瓦尔斯基来帮我掀开桌面——三年级她第一次见到我，就爱上了我——这是她说的。

“为什么？”她问。有时真爱也会疑心重重。

“没有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不是正当理由。”

“可能是一个惊喜。”

“给谁的惊喜？”

“给你的。”

“给我？”

“是的。”

她掀起桌面，翻了翻英语、数学和地理课本下面。

“什么也没有啊。”她说。

我往里看了看。“我大概弄错了。”

“是我弄错了。”梅丽尔·李说着，“砰”的一声盖上了桌面。

“噢，”她说，“对不起，本来要等你把手指放进来的。”

在七年级，爱和恨离得并不远，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到了午饭时间，我不敢出去休息，害怕贝克夫人叫一个八年级学生来对付我。比如道格·斯维塔克的哥哥，他已经开始剃胡子了，并且进过两个州的三个警察局，还在监狱里待过一夜。没人知道为什么，但我想可能是第三百九十几条的缘故，或者就是第四百一十条！道格·斯维塔克说，如果不是他老爸收买法官，他哥哥已经被判死刑了。

我们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你怎么不出去午休呢？”贝克夫人问我，“大家都出去了。”

我拿起英语课本。“我想再看会儿书。”

“出去玩会儿。”她露出邪恶的目光。

“这儿挺舒服的。”

“胡佛先生。”她站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这时，我意识到教室里没有其他人，没有任何证人，也没有桅杆可以爬上去逃走。

于是，我出去了。

我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大概十英尺以内的动静，并且尽量待在西曼夫人的视野范围中，差点儿就去借她的雨帽了。当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时，你永远不知道应该准备好什么东西。

然后，世界末日来临了——我听见有人叫我：“嘿，胡佛！”

正是道格·斯维塔克的哥哥。他走进了我的防御圈。

我向西曼夫人靠拢三步，可她避开了，并把雨帽扣得紧紧的。

“胡佛，你玩足球吗？我们少个人。”道格·斯维塔克的